

17K.COM  
—— 起点中文网 ——

《官高一品》作者最新力作

# 仕

【当代官场生存小说】

朱墨◎著

官场沉浮 事出有因 为官之道 尽在其中

# 途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仕

【当代官场生存小说】

朱黑◎著

# 迹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仕途 / 朱墨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81-1

I. 仕…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206 号

## 仕途

作 者: 朱 墨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王绍来  
策 划: 张进步  
装帧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mailto: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881-1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已经很晚了，地中市政法委会议室的灯光还在亮着。会议从晚饭后七点半开始，一直开到现在。主持会议的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跃起。这个会是政法委的工作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和往常一样，除钟跃起之外，还有一个副书记兼综治办主任，综治办三个副主任，两个一般干部等七人。钟跃起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右边的中间位置，主任紧挨着，两个副主任分别坐在他们的两边，会议桌的另一边是身为副主任的史来和两个一般干部。

市政法委的具体工作主要靠下设的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综治办来完成。会议进行得很热烈，参会人员滔滔不绝地发言。有的人已经发言了三四次，还生怕哪点没讲到、没讲深、没讲全、没讲透，又是再补充一点，又是再突出一点。只有史来只记不说，而且还是一边看着发言人一边飞速地记录，让人感觉他对每个人的发言都非常重视非常尊敬。其他人员不是积极发言就是端坐在那里听，就连那两个一般干部也没怎么做记录，手中的笔只是隔一段时间才象征性地在本子上写几笔，估计是把每个人发言说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的标题记下来。

让人不解的是，像做会议记录这样的工作，不应该是身为副主任的史来所应该做的工作呀，应该是那两个一般干部中的一个。

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钟跃起也显得有些疲倦，他抬起手，看了看表后，敲了敲会议桌说：“时候不早了，大家不用再说我也听明白了。”于是，众人没有再你说几句他再补充

几句,你补充几句他又强调几句,你强调几句他又纠正几句,一个问题像炒冷饭似的炒N遍,生怕哪颗饭粒没炒到,会生硬冰冷似的。钟跃起总结道:“从大家的踊跃发言中,我知道大家对这次迎接内保单位大检查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大家说得都很全面,该向吴江市委检查组汇报的情况都讲到了。这很好。时间已经很晚了,明天九点就要向吴江市来的检查组汇报,今天晚上还要把材料搞出来,再开下去就连写材料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样啊,汇报材料要根据大家讲的搞好,明天早上七点半之前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好了,散会。”

地中市是一个县级市,由设区市吴江市代管。

“哎呀,困死了。昨天去中岭调解山地纠纷就没睡好,今天又……”

“是呀,搞政法工作真是前世造了恶呀。”

两个副主任边下楼边发牢骚。

“没隔两天就加班,加他妈的大头班,连女朋友也没时间找。”

“再这样搞下去,恐怕这一辈子就要打光棍了。”

就连那两个刚进综治办不到两年的一般干部,也边下楼边小声地抱怨着。

史来从会议室出来了,没有下楼,直接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坐在了办公桌前,把笔记本展开,将刚才记录的东西再看一遍,在头脑里过一遍。因为他马上就要将钟跃起所说汇报材料写出来。这个材料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地中市政法工作成绩的集中体现。地中市的政法工作做得如何,关键是看这个材料写得好不好。都说做得好还要说得好,说得好就靠写的好。可这个重担怎么就落到了史来身上呢?综治办有三个副主任,他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个一般干部。按照机关单位的惯例,这种苦差事通常是一般干部做的,怎么也落不到史来这个副主任头上。可是,开完会后,大家怎么都像没他们的事一样,各自回家去了,只剩下史来。而史来怎么就自觉地去到办公室写材料了呢?钟跃起也没点他的名呀。

史来知道,这种大材料,不搞个通宵是完不成的。想到又要熬一个通宵,起码要抽掉他两包烟,史来心中就有气。他狠狠地擂了桌子一拳,然后,又打了自己一耳光。史来抬起手将烟塞进嘴里猛吸一口,就坐在了电脑前,开始写材料。

史来自从大学中文系分配到综治办后,不管是开始时作为一般干部的史来还是提拔为副主任后身为领导干部的史来,这六年来,史来除了要和其他人一样做烦琐复杂的日常工作外,还要负责写材料。有一句话说:稳定压倒一切,说的就是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而维稳工作就是政法委的工作,公、检、法、司方方面面的工作最后都汇总到综治办,每个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市政法委都得书面汇报,这得写多少材料?而写材料又是一个苦差事,机关单位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写材料。

刚开始时,史来想到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的,又是一般干部,做写写材料的工作也是应该的。他想,好好写几年,等当了领导就不用写了,就和写材料这等苦差事永远告别。可是,等他当了副主任后,钟跃起还让他写。原因是那个新来的中文系大学生写的材料不好,谈工作成绩归纳不出要点,谈工作特色集中不了亮点,谈工作经验概括不了特点。这还了得,材料写不好一切不都白费了!于是,仍让史来写。史来想,我一个领导了,怎么还做一般干部做的事。就不干。结果,被钟跃起骂了个狗血淋头。那时,史来为此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烟,闷着头想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史来就主动向钟跃起做检讨。然后,就开始拿起笔,写材料了。于是,这么多年来,市政法委大大小小的各种材料都是史来写。什么汇报呀,总结呀,报告呀,安排呀,特别是不管发生什么有关稳定方面的事件,都要以书面形式向上汇报,都要写材料,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材料。加上现在的领导喜欢把成绩讲全讲透,于是,每个材料多则两三万字,少则五千字。如果要把他这六年来写的材料堆起来,恐怕不会比这栋八层高的市委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低。

史来刚写到第二大点时,手机响了。是高宾阳打来的。史来接通说:“高宾阳,还没睡呀?”

“没睡,村里的人拉着邀十,刚散。你在做什么?”

“唉,还能做什么?写材料呗。”

“还写材料?完了吗?”

“哪像你这个大局长,这么潇洒,又是喝又是玩。我就是一条苦瓜啊,不写到天亮是写不完的。”

“啊,你们不是有两个一般干部吗?怎么不让他们写?”

“算了,不说这个,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我挂了。我要赶时间,要不,就来不及了。”

“好好,我不骚扰你了,你快写吧。唉,全市没一个做领导的有你这么辛苦这么听话的。”

史来和高宾阳是大学的校友,大高宾阳三个年头。和高宾阳一个样,史来老家也是农村的,家里也是只要米缸里有米,菜不菜的就无所谓了。他们来自同一个乡,在同一所大学。本来,史来和高宾阳是不认识的,史来比高宾阳高一届,学的又是中文,本来八竿子打不着。那年学校国庆节放假,高宾阳和史来当然得同坐一列火车回家,巧就巧在高宾阳和史来坐在了一排座椅上。当时时兴挂校徽,两人见是同一个学校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后来,一经攀谈,不仅是同一个市,还是同一个县,同一个乡,这叫亲上加亲,两人很快亲热起来。此后,两人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买饭总是结伴而行,吃饭时总是凑到一起,两人你吃他碗里的一口菜,他拨你碗里的一口饭。

男人和女人好到这个分上,该上床了;男人和男人好到这个分上,该结拜了。

一个星期天，两人口里唱着桃园结义来到东风饭馆，很庄严地举行着结拜仪式：他们要了一份猪头肉，一瓶竹叶青。两人面对着坐，一人面前摆着一蓝边碗，史来用牙咬开螺口瓶盖，将一瓶酒均分，倒入两只大碗中。然后，史来卷起左袖，操起铅笔刀，像个大侠似的很潇洒地在自己的左手上由上而下地拉开一道口子，眉头都没有皱一下。高宾阳看得有点害怕，怕史来的血马上会像杀鸡一样喷射出来。还好，史来的血是一滴一滴滴进两只碗的。然后，史来用嘴朝刀口吸了一下，神情庄重地对高宾阳说：“怕疼吗？怕疼就到此为止。”高宾阳怕疼是真的，但是，高宾阳此时能说怕疼吗？高宾阳坚定地说：“不怕。”史来称赞道：“好。”说着递过铅笔刀。高宾阳学着史来的样子，用刀子朝自己的左手上划过。可能是因为用力小了一点，血半天没有流出来。高宾阳有点怕了，心乱跳着，正在想是不是要补一刀时，有一滴血流了出来，高宾阳赶紧把手移向碗，以便这滴血能准确无误地滴进史来的碗里。紧接着，高宾阳又朝刀口挤了一下，但那半滴血仍然没有流出来，高宾阳有点尴尬，干脆再补一刀，血终于流得很快。在店里的其他人见此情景，以为社会上又多了一个流氓团伙，吓得纷纷撤退。

史来端起碗碰向高宾阳说：“从今往后，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胜酒力的高宾阳那天还真的把那碗竹叶青喝干了，然后没过十几分钟就倒下了。那天，史来以身作则地做了一次称职的大哥，把醉酒后痛苦喊叫的高宾阳背到了医院，打了点滴，还在高宾阳床边守了一夜。结义当天，史来便做了一回兄弟的守护神。

现在，在外人看来，兄弟俩都在官场混得不错，一个是水务局的副局长，一个是综治办的副主任，都是重要部门的官员。

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史来不停地打着哈欠，把洋洋两万多言的汇报材料重新核对一遍后，才打印出来。装订好后，用钥匙打开钟跃起的办公室，把材料整齐地放在钟跃起宽大的办公桌上。史来这还不放心，又绕到钟跃起的办公桌的正前方，正眼看了看材料放置的位置，确认材料摆放整齐了，才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史来从文件柜里拿出一件警用大衣，盖在身上，倒在办公室的木沙发上睡下。

到这天，高宾阳来到溪江堤上已经是第二十一天了。这么多天来，他一直住在这个离城里四十来里路的漓洲溪江堤上负责建造排涝闸。白天，他一直在工地上守着包工头施工，生怕他少放一包水泥，抽掉几根钢筋。这水利工程不比其他工程，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平时看不出，因为大部分泡在水里。但大水一发，就能检验出来。而包工头最拿手的就是偷工减料。负责工程建设的领导只要稍一马虎，洪水一到，也就意味着牢门为他打开了。

高宾阳也有办法对付包工头,他想,你不是欺负我只懂流体力学理论不懂水利建筑施工吗?我是不懂,但我跟你玩最简单的,我事先告诉你,到时和你算总账。你一共用了多少包水泥,用了多少钢筋,我一笔记下来,工程验收前,去问问工程设计人员,这个工程到底要多少水泥钢筋才算具备合格工程的条件。如果少了,你就别想结账。而要这样做,高宾阳就必须天天在工地上守着,因而,苦也吃了不少。他身上的那件红夹克已经是泥巴遍布,那蓝色的牛仔裤下端已经完全变成了泥土色。

四月的梅雨天,像一个爱哭爱笑的女人,一会儿一把鼻涕,一会儿一把眼泪,一会儿又傻笑了起来,弄得高宾阳老是把雨衣穿上又脱下。

“高局长,来支烟。”包工头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支芙蓉王递给高宾阳,点上后,又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支白沙烟塞进自己的嘴里说,“高局长,这鬼天,你回去吧,放心,我偷不了工也减不了料的,我这人实在。”

高宾阳笑骂道:“你个奸商,还实在!我不看着,你少放一包水泥都会乐得一晚上睡不着。”包工头就装作很佩服的样子说:“哎呀,没看过你这么认真的局长。”高宾阳说:“那你就多看看。”包工头把烟塞进嘴里,两手一摊,对高宾阳说:“你这样当局长是没多大意思,连请你吃顿饭都不去。”

“哼,我敢吃你的饭?我吃掉你两包水泥,你少放二十包。你收工了事,弄出个豆腐渣全泡在水里,看不见也摸不着。哪天涨水大水一冲,垮了。我坐在号子里冰冷的地上,你还不热被窝里搂着小姐骂我傻B?”

“你是我的情人,玫瑰花一样的女人,你用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尽情销魂。”高宾阳的手机响了。高宾阳每次总是让手机唱到尽情地销魂才会打开手机接电话。高宾阳一看,是十五年的电话:“你还在那堤上?”

“是呀。”高宾阳回答说。

“那我你还管不管?”

十五年 是水务局的打字员,没什么大特点,能让人感觉动人之处就是细皮嫩肉。十五年本来不叫十五年叫郑佳。是高宾阳给人家这个妙龄女孩取了这么个不雅的外号,而且一直这样叫着。高宾阳是局里最年轻的领导,由市府办秘书调任水务局副局长不久,郑佳一双眼老盯着年轻帅气的高宾阳。那时,高宾阳的狐朋狗友们一帮接一帮来,来做什么?吃饭呗。这年头什么能让人最有面子,那就是上大饭店大酒店吃喝,能喝得人趾高气扬,喝得一边醉醺醺地当街剔着牙,一边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的皇上。那次要上酒店时,郑佳凑到高宾阳跟前,高宾阳顺势就把郑佳叫上。郑佳乐得屁颠屁颠地跟着高宾阳屁股后头。让高宾阳大为惊叹的是,席间,郑佳竟喝下四杯三两三的十五年陈酿,加起来一斤三两。这可是五十二度的高度酒啊!就是那些自诩是男人的男人也被郑佳喝得瞪目



结舌：他妈的，十五年陈酿啊，哪是一般的酒？于是，后来高宾阳就不叫郑佳是郑佳了，叫十五年。再后来，别人也这么叫。叫着叫着郑佳也就习惯了这个名字。

十五年是从三年前从一个什么技术学院毕业的分配到水务局的。高宾阳老对十五年简称说是“技院”的。十五年听到高宾阳损她是“妓院”的，就往高宾阳的腰上下死力掐，嘴还扭曲得像熊鱼唇。现在，十五年有二十来天没见高宾阳了，能不叫唤叫唤？

高宾阳说：“管，但现在我不敢离开这个工地。”

十五年就发嗲地说：“阳阳，人家想你嘛，都二十多天了，面都没见到。”

高宾阳说：“那我今天回来。”高宾阳只是顺口这么一说，安慰安慰一下十五年。真要回去，他还是不敢的。四月一过，就进入汛期，三两场大雨就能让江河猛涨，洪水随时可能暴发，工程不尽快完工，一旦涨水，他可担待不起。

包工头嬉笑地对高宾阳说：“我刚才好像听到有猫叫呢！”

“去你妈的，好好干你的活。我这关过不了，你一个子儿也别想拿到。”高宾阳骂完包工头，转身又对着手机说，“挂了啊。”高宾阳还没挂的时候，就听到十五年在电话那头“嗯……”的声音。其实到这时，高宾阳也没有真正想要娶十五年的意思，他只是感到和她一起玩玩，很有意思。可十五年已经把和高宾阳的交往当成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了。

高宾阳合上手机后，说了一声：“妓院出来的就是妓院出来的，脱不了身。”

包工头又接嘴说：“妓院？就是窑子呗！行，什么时候去？我埋单。”

“去你的，好好筑你的闸，谁都像你？赚两个臭钱就知道往窑子里扔。没点素质。有本事你就捐点钱建所希望小学。”

“哎哟，在你这样的领导监督下，我还有钱赚，不亏就是老天照应。”包工头装作好可怜的样子说，“要是其他工程也是你这样的领导管着，我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哪还有钱进窑子。”

“你是我的情人，玫瑰花一样的女人，你用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夜里尽情地销魂。”高宾阳一看手机，是局里来的。

“喂，什么事？”高宾阳问。

“高局长，组织部通知你十一点去开会。”这是水务局办公室主任打来的电话。

“现在已经是十点多钟了，怎么来得及？”

“车已经去接你了，在路上。”

“通知我开什么会？每次开会不都是提前一两天通知的吗？”

“不知道。”

高宾阳看了看自己，一身是泥，那两只旅游鞋基本上被黄泥巴包了一层，就这样跑到组织部去开会？要是进政府大楼，碰上他不认识的值班保安，肯定要把他当做老上访

户钉子户，不是把他挡住了就是直接送到一楼的信访办。那他上不了四楼去不了组织部怎么办？可是，要回家换已经来不及了。高宾阳想，反正自己是农村的，当然与泥巴打交道，农民现在也兴进城，就让农村的泥巴和城里的水泥拥抱拥抱接个吻！就是去了信访办，主任也认识他，最多冤枉走一程。反正二十多年了，也不知走了多少弯路，多走一点也没什么冤枉。要是碰上市委书记市长什么的，还会夸他高宾阳真的是在摸爬滚打，是个实干家。

“我开会去了，你别耍小心眼啊，村里的人现在我可是熟了，要是我听说你做小动作了，这个工程你就别做了，直接走人。”高宾阳认真严肃地对包工头说完后，就从堤上走回了村里。

接他的司机说：“高局长，又要升官了吧？”高宾阳这才意识到市委已经进行了干部调整，他很可能就是在其中。可是，高宾阳又想，不对呀，前一个月他就向市委书记朱易山提出不干水利了，想到类似于老龄委文联文化局这种小单位去转个正，从大单位到小单位去，转个正是自然的。朱书记也同意，说，你去找牛市长汇报汇报思想。可是，高宾阳向牛市长汇报思想时，牛市长说不行，还口气很硬地说，刚到水务局不久就换单位，这怎么行？那干部工作不就成了儿戏？先好好在水务局干。可是，这是怎么回事？

来到组织部的大会议室，高宾阳看到史来也来了。史来表情严肃，轻声地问高宾阳：“知道情况吗？”

“不知道，你呢？”高宾阳紧张地说。他那张脸像被糨糊糊过，紧绷着。仿佛已经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

“我也不知道，是凶是吉到现在都不清楚。”史来说。

看到会议室内的一些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高宾阳就知道，他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将去哪里，而且不是被提拔了，就是被调整到好单位去了。而他们两个，却是两眼一抹黑，自己将是升是贬是去是留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都是掌控在别人的手上。

高宾阳的心在乱跳着，史来也是一脸的沉重。两人的眼睛在人群扫视着，像在茫茫大海中找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

史来同志任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免去其市综治办副主任职务。史来听到这，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了，接着，眼睛就湿湿的，全身的细胞都在为组织部长这句话激动着。

高宾阳同志任市老龄委副主任，免去其市水务局副局长职务。高宾阳听到这，整个人差点儿倒了下去。看看那双满是泥巴的鞋，高宾阳眼泪都差点儿流出来了，但他顽强地忍着，他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 第二章

一个原本在政界想有所为的男人，一旦被人扔到了老龄委这样的部门，实际等于宣布了这个人的政治生命的死刑。对于高宾阳来说，落到了这步田地后他就知道，今生，他再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威风八面的官了。老龄委这样的单位，一无钱二无权三无物，是真正的清水衙门，水至清则无鱼嘛，一年到头就几个硬工资，他拿什么去请客送礼，请不了客送不了礼他还能与上级领导与兄弟单位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友谊吗？还能怎样重新爬起来？

他少年时梦想的就是做官做大官，让人不敢小瞧他。对于一个生长在农村弱势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他心底的渴望。

高宾阳的老家高家村是一个拥挤着一千多人口的大村。自小，高宾阳的父母就体弱多病。在这个人口众多的村子里，村里的人特别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些长得人高马大又好欺负人的人把那碗大的拳头一握，高宾阳那矮小瘦弱的父亲就会吓得屁滚尿流。父亲都这样了，小小的高宾阳他还能抬得起头吗？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穷人的孩子早痛苦，真痛苦。只有富人的孩子才无病呻吟。穷人的孩子有病也不叫唤。老是被人打得躲在灶前掉眼泪的高宾阳，有时真恨父母为什么把他生得那么矮小，手又那么短，人家的手像矛一样长，他的手却像把短刀，想和那些恶棍拼命却连够都够不着。

倒是高宾阳的母亲不信邪，为了让子女有个依靠，她挺身而出，只要村里人欺负了

她那七八个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出生的孩子们，她就会视死如归地迎着拳头而上，最后母亲那头破血流的结果更是让高宾阳感到害怕。高宾阳就痛苦。可是，为了孩子们的尊严，母亲总是屡败屡战。

读过两年书的父亲对他说，好好读书，读好了书就没人敢欺负你。高宾阳就问，读好了书会不会长得又高又大全身都是力气？父亲就说，学而优则仕。高宾阳那时还小，小得不懂什么是学而优则仕。父亲就轻声地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高宾阳：“就是读好了书能做官。做了官就只有你欺负别人没人能欺负你。”然后，父亲就又唱起了他每天都唱的那些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了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浑身上下热乎乎……”这首还没唱完整，又接着唱“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主席的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直到喉咙里发出的音符变成彻底的呼噜。改革开放都好几年了，村里人谁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还唱那个歌。高宾阳还小，当然更不知道。

小时候，高宾阳他也听村里的老者讲过几百遍，很早很早以前，村里出了一个大官，名叫高有林，做了一个什么巡府，村里那座一根梁柱都要两个大人双手才能合抱的高氏祠堂就是高有林做官时修的。高大人回家时前面有一百骑兵开道，后面有二百匹马拉着金银财宝，那时，村里人在方圆百里之内偷个人越个货什么的没人敢怎么样。有个老光棍还对高宾阳说，那时候，好多女人都想嫁到高家村。我们高家村的男人好威风，一个人娶得到七八个老婆。高家村也就是那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于是，高宾阳就下死工夫读书。

高宾阳坐在老龄委办公室，想着已经死去多年的父亲，他能离开受人欺负的农村老家来到城里，多亏了父亲教他读书，1994年高宾阳参加全国高考，应届毕业生就顺利地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国家干部。高宾阳才知道父亲的远见。

高宾阳又痛心地想，可是，父亲只读了两年书，连毛笔字也写不了，过年的时候还得让他请村里的老先生挥毫一副对子。父亲并没有做过官，甚至连官场是什么玩意儿也搞不清楚，只知道做了官就可以欺负别人，别人欺负不了自己。如果父亲能教教他怎么做官，以他高宾阳的聪明也能玩得山转水转，也不会被人一脚从水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踢到市老龄委做个副主任，一脚就把他踢进了官场死胡同。

先让人气后让人恨的是，这个在大学跟他一起拜过把子的兄弟史来，被提拔为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成为正科级干部主持日常工作后，在他高宾阳落难之时，怎么也不来安慰安慰他，给他出出主意，今后该怎么办？苦恼的高宾阳左等右等等不来史来的电话，便自己打电话找史来。第一次打史来说刚接手工作忙，下次打电话约个时间；第二次打史来说正要去跟领导汇报工作。等到第三次打，史来说：“哎呀，马上要去一个因山林水利纠

纷现场调解,因为现在双方正情绪激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很可能引发械斗,刻不容缓,死了人谁都交不了差,你别急啊。我上车了,挂了啊。”高宾阳就在心里骂,什么兄弟,官做大了人就变了,变得不是一般人了,变得不认兄弟了。后来,高宾阳想到,其实史来之前就知道自己会提拔,因为由副科提到正科,事前组织部要对他进行考察。而宣布前,他自己就知道要提拔了,还在他面前装得跟什么也不知道似的。

高宾阳总弄不清,到底是谁把他推进官场的深渊,是市委副书记方年良?他听人说过方年良对他不满。有一次,他找市委党群书记想掉换工作去哪个乡镇做个乡镇长什么时,那个党群书记就脱口而出,问高宾阳:“是不是方年良对你说什么了?”高宾阳想,不会吧?他做市政府办秘书时,方年良只是一个常委,一个干常委,什么职也没任,管管政法,可市委还有一个任专职政法委书记的常委,他能管什么呢?高宾阳又想,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可是,他早就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在市政府做秘书时,高宾阳还因为话不多而落了一个不合众的缺点。读过两年私塾的父亲即将去天堂享受梦想时,对高宾阳说过最后一句话:管住自己的嘴。高宾阳当时没明白,现在明白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的一生,对错都在于这一张嘴。按理来说,他高宾阳和方年良是八竿子打不着呀,他怎么会害他?那还会有谁?原任市长现任市委书记朱易山?

想起朱易山,高宾阳觉得有点懊悔,要是被他所害,那高宾阳他是没什么话可说的了。因为高宾阳做了一件让他一生都后悔的事,是一个秘书对一个市委副书记、市长的不敬。那是朱易山刚刚到地中市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时,高宾阳正负责收取全市的城市增容费工作,说穿了就是卖户口,就是让当时那些由于卖粮难难得愁眉不展又死门绝路的农民,交两金两费交提留交怕了,迫切想弄一个城市户口而又没关系又不需要找关系的农民扬眉吐气,交五千元钱就可以把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的交易。仅仅三年,买了城市户口却连开个证明也要交卫生费等乱七八糟的各种费用,其余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的农民才大呼上当。

当时开市长碰头会,代市长朱易山听到卖出了三千万却只回收了不到五百万,其余的钱全卡在乡镇街道时,大骂高宾阳是个饭桶,没用。其实,朱易山作为市长第一次开市长碰头会,骂一骂你一个秘书也没什么,你忍忍就是,就算你为新来的市长树立威信做出一点儿自己应有的贡献。可是,那时的高宾阳心里就烦,与他同时进市政府办公室的三个秘书,一个做了副主任,两个提了副科级秘书,只有他一人被拒之于官场之外,那时已经懂得父亲那句“学而优则仕”话的意义的高宾阳心里就特别失落,他天真地想,新市长一来就说我没用,我以后还有什么出息,还有什么前途?还仕什么仕?年轻气盛仕途不顺眼前一片黑暗总是看不到光明的高宾阳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做了一件在市长碰头

会上空前绝后的事。代市长朱易山一骂完，高宾阳就呼地一下站起来，对着朱易山说：“你说我没用，我没话说，但是，我是没日没夜地在做这件事，白天催款，晚上算账，每天做一套报表，还要做办公室和领导交办的其他事情。”接着，高宾阳又呼地一下抖着有市委书记和常务副市长签字的催款报表说，“我都把刘书记和陈市长的签了字的报表给他们看了，你说我没用可以，你能说刘书记陈市长也没有用吗？”

朱易山听到高宾阳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压根没想到在一个市长碰头会上居然有一个不起眼的秘书敢这样对一个市长说话，根本就没把市长放在眼里。毫无思想准备的大市长朱易山此时却不知所措，气得只知道摇头，眼里只有怒火。那本来很正的国字脸一下子像被喷枪扫过红漆一样。朱易山这样没有准备的大人物，此时也只能摇头。高宾阳后来想，他当时怎么会那样，怎么会那样让一个市长下不了台，也许真的是他无知，不懂官场，也许是父亲那句读好了书就能做官的话一直在撞击着他的心，他一直盼着能有个一官半职却又一直不如愿。

可是，朱易山不至于要害他，要是朱易山想害他，二十五岁的他怎么能以一般干部的身份在离开市政府办时，被直接安排到市水务局这样重要的岗位上去呢？没有市长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身为市长的朱易山和市委一把手刘书记相处得非常好。刘书记在干部调整问题上，会更多地听朱市长的意见。而且，有一天晚上，高宾阳关着门在办公室加班写材料时，亲耳听到朱易山和一位副市长走向办公室时，朱易山说过一句让高宾阳将一生为之感动的话。朱市长说：“有人说高宾阳这个人不行，我觉得还可以，工作上是不错，老加班，写的材料更是突出。”那时，高宾阳的办公室就在朱易山办公室的对面，高宾阳连朱易山用钥匙开门的声音都能听见。

可那会是谁害他高宾阳？

把高宾阳从水务局扔到老龄委，要通过书记碰头会，要经过市委常委会集体讨论，这都是高层次的会议，他一个副科级干部，无从知晓详情实情甚至什么隐情。

高宾阳又后悔自己是出生在农村，高考的时候什么也不懂，要是高考的时候他考个文科，读个政教系、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什么的，在大学多少也能从历史的教科书中懂得一点为官之道，不至于现在这么落魄。他高中的同班同学、大学的同届读中文系的好友刘仁钢现在就做了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据说很快就要提副县长了。可是，高宾阳那迂腐的高中班主任却总是信奉那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话，时代在变，他却不变。让本来文科理科都棒得梆梆响的他学了理科报考理科，学的还是他妈的根本对官场没有半点作用的物理系流体力学。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学的是流体，是不是意味着只能是那个兵了？

高宾阳怎么也想不通，他双手叉着头又垂了下来，这时，他更郁闷了。平时，他忙得

# 仕途

官场沉浮  
事出有因

没时间照镜子,一个大男人照什么镜子!可是,这时,他从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上看到了他自己,一个长得十分丑陋的自己,瘦瘦的,黑黑的,矮矮的,哪有一点儿官相?简直就是父亲克隆出来的,怪不得官运不济。自己怎么会长成这等猴模狗样。你这样的人就是做了官,一出去别人怎么看你也是一个讨生活的人,怎么也不会把你与官联系上。高宾阳就非常想回到清朝,那时的官可不论长相,只要是官,都穿官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官,不像现在要从长相来识别,让人觉得那种大腹便便,肥头大耳的,不是大官就是奸商。高宾阳还恨自己的母亲怎么那么没有眼光,不找个帅哥给他做父亲,让他长得像个官样,至少也得有点官样。他忽然又想起市府办曾经一个同事形容他的难看说长得像×国人,他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真损。可要是长得没有官相就不能做官,那×国的政府官员是不是要从国外引进?

### 第三章

一个官要是没真的官做了，他还能怎样活？老龄委主任不是官，何况他还是副主任。主任的位子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裘副部长占了，那个裘副部长在对外介绍自己时老说自己是宣传部副部长兼老龄委主任。高宾阳听你说你有没有一点官场常识，什么是兼任，上一级任下一级的职务才叫兼，副部长就是一个副科级，你还能兼上正科级单位的主任？脑膜炎。你们部长是市委常委，如果要任了老龄委主任那才叫兼，你懂不懂？

这个裘部长因为个子矮得不可想象而被机关干部戏称为“就不长”，意思是：我就这么高，我就是不长高，怎么样？

“阳阳，你回来了没有。”十五年的电话追着高宾阳。高宾阳烦躁地说回来了。十五年无比兴奋地说：“在做什么呀。”十五年想高宾阳回来了甜蜜也就不远了，也许不用几分钟就能进入状态。高宾阳不着腔调地说：“在嫖妓。”

“哈哈，你还会嫖妓？在哪，我去欣赏欣赏。”

“你别烦我，好不好？”高宾阳没好口气地说。

一直渴望着高宾阳回来了就能得到满足的十五年听到高宾阳的话，骂道：“你不是又看上了哪个女孩？阳阳，不要这样，宝宝会哭。”

“没有。”高宾阳冷冷地说完就关了电话。

以前，高宾阳兴头来了还会写写诗，也在报刊上发过不少，同事都老隔三差五地讥笑他又卖了一块臭豆腐。高宾阳也记不清到底被多少人骂过骚客。骂得他发誓不再写



诗,今后有孩子也不让孩子读什么唐诗,尽买那些奸商的发财秘籍、奸臣的为官之道给孩子看。后来他又想,要是孩子偏不看怎么办?还有,要是生出的儿子像他一样想做官,而又长得和他一样难看没个官样,那不是让残酷的历史在儿子身上重演?让痛苦再在自己眼前展示一次?要是生的是女儿怎么办?现在计划生育,又不能多生,要是生的是女儿,女人做什么官?能做什么官?自古就是男主外女操内,男人做官,女人做饭。自古有几个女人做过官?有几个女人经过商成了巨贾?女人只知道要爱呀情呀的东西,要是有一个男人一心一意爱她,她什么也不会想要了。除非这个女人对情呀爱呀的东西彻底死心了,对男人绝望了,认为这个世界上男人没一个好的,她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她可做得做也能做好的事情。

唉,自己的事都管不了,还什么女儿儿子的。

市委对干部的调整只对被调整对象宣布,把被调整的干部集中在一个会议室,由市委专职副书记主持,谈谈调整的动机,由市委组织部部长宣布。调整的结果一宣布,被调整人就得马上去新单位到岗到位,以正式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外公布一般还要等半个月后。所以,调整的当天,一般人是不知道详情的。但是,干部调整这么敏感的事情,一有风吹草动,市政府大院的人很快就会传开。虽然只有那些经常与组织部干部关系近点、与市委常委的联系紧密的人才可能提前或者第一时间知道一些情况。但得到消息的人,往往会告诉跟自己走得近的人,以此来表现他有能力得到消息,提高自己在官场中的身价。这样一来,市委对干部的调整还没宣布,很多人就事先知道了详情,谁谁高升了,马上就要娘欢女笑了;谁谁重用了,到了好单位大单位,马上就要邀亲朋好友庆祝一番;谁谁受贬了,将长夜难眠,暗自以泪洗面。只有那些一心埋头苦干的人,什么也不知道,死到临头了,还在工作岗位上乐哈哈地笑。高宾阳想,他就是属最后一种。

高宾阳刚下班,走在路上,方钢迎面而来,祝贺老同学,正科了。高宾阳知道,他就是真正任了正主任,转正了,按官场的眼光看,也是明升暗降,从有权降到没权,何况他没转正,不是正科。高宾阳哭笑不得。死要面子的他说,哪像你,在城建局当局长,这么好的单位的一把手。

方钢是高宾阳高中时的同学,在高宾阳的印象里,方钢文科特臭,特别是读英语时,一句“三块肉喂你妈吃”他不连续仰天长读一百遍,他一定会读成“三块肉没妈吃”。但方钢非常用功,而且数学特别好。同样很用功很用功的高宾阳并没有什么时间去交朋友,因而和方钢并没有什么交情,就是在一个班,直到现在都算是地中市的中层领导,也是一般的朋友,一两个月见不了一次面。

方钢说:“老同学,多关照啊。”高宾阳就说:“还请你关照我啊。”